

走进秦岭深处

陈剑萍

了它。身旁，一株拳头般粗细的黄杨，努力地向上升望着天空。

二

每年5月，我们国家所特有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羚牛，会迁移到海拔1500米附近的区域活动，采食新鲜萌发的植物叶子。随着温度升高，羚牛向更高处迁移采食。可惜今年我们来得早了，没有遇见这可爱的大家伙。

我们进入保护区里只准从事科学研究观察活动的缓冲区，被称为溜石皮的地方。这里是大熊猫的栖息地，也是大熊猫活动的密集区。野外的大熊猫在此产子，它们的产子巢穴很隐蔽，一旦受惊就可能弃子或者转移巢穴。我们息声前行，生怕打扰到大熊猫。

此处，名火地坝。周边的林窗下不时有野生动物前来晒太阳。这里是最早获得野生大熊猫种群繁殖生态学影像的地方。早在2003年，保护区工作人员在这里拍摄到大熊猫野外争偶交配和育幼的影像。自那时起，在这里每年都可以获得珍贵的影像资料。

我们走得累了，在火地坝路标旁的木制凉亭前小憩。我屏息凝神，侧耳倾听竹子拔节的声音，倾听婉转的鸟鸣，心里盼望着“一猫”的出现。可它一直没有来。抑或是从远方来的我们身上的气味，让它始终没有出现。

“一猫”是2005年出生在三官庙附近野生大熊猫，是三官庙保护区的常客。它与保护它的人类相熟之后，就经常出现在火地坝。佛坪保护区高级工程师、大熊猫研究中心原主任雍严格在做大熊猫生态行为学研究时，可以亲近地坐在它的旁边给它喂竹笋、挠痒痒。“一猫”后来多次出现在大熊猫纪录片中，是明星大熊猫。

我与雍严格老人熟识，他一直在为保护秦岭的大熊猫默默奉献。他的儿子就是雍立军。1992年，20岁的雍立军从部队转业来到佛坪保护区工作，接力保护大熊猫的事业。

“喀嗒嗒”“喀嗒嗒”，不到一小时，李宝德和黑骡就转回来追赶上了我们。骡鞍上驮着食用油、大米、白菜、胡萝卜、蒜苗等物资，负重200多斤的黑骡被原始森林的大风吹得一晃一晃的。

前方就要踏上三官庙的老路了。上行几十级覆有青苔的石阶，左手边山崖，右手边山涧，路边石立柱上的铁索已锈迹斑斑。山涧下是落差40多米高的飞泉瀑流，在轰鸣声中跌入谷底，绿宝石般的潭潭上顿时架起七彩飞虹。如此美景，让一路辛苦一扫而去。

清风、暖阳一路伴随我们。长长的铁索木板桥在摇啊摇。经过明渠，再踏暗渠。小路旁高大的华山松比比皆是。一路上，在这浓重的、抹不开的绿色中，原来的地名被制作成一个个木牌，插在路边。向前转过一片茂密的竹林，上行不远处，白墙灰瓦的三官庙保护站到了。

三

一路进三官庙保护站的院子，我就开始寻找小黑。小黑是我三年前所写《三官庙的哨兵犬一家》的主角。可进门后却遍寻不见一家。不一会儿，“汪”“汪汪”，远处跑来了一只一尺多长的黑犬，冲着我们摇头摆尾，还友好地蹭着我的裤脚。雍立军告诉我，这是小黑的孩子，小黑被送去了大古坪保护站。为了大熊猫的安危，“小黑”们成为哨兵犬，守卫着野生动物生命的防线。

三官庙保护站建于1981年，位于佛坪保护区最北端。管辖区内，最高海拔鲁班寨2904米，与太白主峰遥遥相望，最低海拔三星桥1300米。森林覆盖率高达95%。北部山脊多为高山草甸，向南多深切沟壑，其间箭竹密布，为大熊猫夏季生活区。南部为东河V字形峡谷，东部以草坪梁为界，西部沿黄家湾梁与西河保护站相接，中部形成东西宽约7公里、南北长约5公里的凹地，沟谷地势相对平缓，多岩缝、石穴，巴山木竹遍布林下，为大熊猫冬居地和育幼地。相对闭塞、取食方便、利于隐蔽的自然条件，让大熊猫对此地情有独钟。

这里是旗舰物种、伞物种、国宝大熊



猫的福地，同时护佑着众多野生动植物。保护站建站以来，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到这里进行科学研究，尤其是在大熊猫和羚牛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，为生态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保护站建站之初，这里有11户原住民与大熊猫比邻而居，和谐相处。其中更有一段一家三代人保护大熊猫的佳话。1991年11月，三官庙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在野外救助回来一只野生大熊猫幼崽，而保护站没有任何饲养条件。三官庙村的何长林与妻子听说后，拿着自己小孙子何鑫的奶瓶和奶粉来到了保护站，将甜甜的奶水喂给这只后来被取名为“坪坪”的大熊猫。何长林的儿子何庆贵曾在三官庙保护站工作，大孙子何夷栋如今也在三官庙保护站工作。小孙子何鑫长大后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佛坪基地成了“坪坪”的饲养员。

2005年，为三官庙原住民的利益和物种的长远保护考虑，佛坪保护区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，在交通方便、生活条件较好的县城对村民做了初步安置。三官庙保护站现有驻站职工5名。临时负责人刘坤今年29岁。小伙子家在汉中市南郑区，不久前喜得贵子。站里的工作任务重，事事干在前面的他经常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家。说起儿子，他的喜悦洋溢在脸上。去年佛坪保护区评选出两名“生态卫士”，刘坤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一路上，我还认识了另一位年轻人陈原玉。小姑娘在三官庙保护站工作过一年多时间，不久前被调回佛坪保护区保护科工作，现在还经常回三官庙。在三官庙工作时，她每个月都会按既定巡护线在管辖区内走一遍，需要七八个小时，其间记录下动物的痕迹和习性。保护区在隘口、步道旁安装了红外相机。每季度，陈原玉他们都会取一次相机回看，经常可以看到羚牛、金丝猴、毛冠鹿、黑熊、红腹锦鸡等动物，尤其是可爱的大熊猫。有一次，陈原玉从外面回来，走在不足一米宽的山路上，一只大熊猫卧在那里。如此突然又这么近距离地与大熊猫相遇，陈原玉顿时也愣住了。相互对视了十几秒，人也不敢动，倒是大熊猫潇洒，竹子一放掉头走了。还有一次，巡护路上，陈原玉发现了一片珍贵的中药材厚朴林，又遇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细鳞鲑，她高兴了好久。陈原玉的家在西安。一年四季行走在巡护路上，父母不理解，她就请父母过来实地考察自己的工作，父母终于理解了女儿的爱好和志向。

刘坤、陈原玉他们经常自豪地说：“秦岭是野生动植物和人类共同的家园，我们是秦岭守山人。”

四

午餐后，我们去寻访三官庙村民。目前村里仍有3户人家的老人在此居住。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屋，屋檐下挂着金黄的玉米、火红的辣椒和上火的中草药七叶子。何鑫三伯家老两口仍在这里居住。见到我



我与一座城

王选

家住藉河边

我上师范时，学校在藉河边。藉河由西向东流经甘肃天水，于麦积汇入渭河，扬长而去。在天水，藉河穿城而过，将城市一分为二，隔着河，南北相望。城因河而润，因水而活，藉河让天水这座西北小城多了几分灵秀和恬淡。

上学时，藉河仅是一条普通河流，河面并不宽阔，河水在河道内肆意流淌。有段时间上课，我临窗而坐。一侧头，目光跳过校门，再跳到河堤和一排垂柳，便是藉河。只见河滩上杂草丛生，还有一些并不高大的树木随意生长着。在河滩空旷处，一些老天水人开辟出地块，种了蔬菜。一块块菜地挨挨挤挤。春天时，菜地里常有人忙着翻耕、栽种。大多是老人，蹲在地里，小心侍弄。到了夏天，菜地便葱郁起来。河中不缺水，浇灌起来很方便。

那时的我，常常望着窗外。一则缓解疲劳的眼睛，二则想想心事。望着望着，河流便成了少年岁月的一部分。

毕业后，我住到了南城根。那是2007年秋。南城根是一个城中村，面积不大，但在城中心，颇为方便。

南城根在藉河北面，隔条马路，便是藉河。我租住的那间房子，有个窗户正好朝南。闲暇时，立于窗前，目光越过民房的屋顶，越过屋顶上花花绿绿的农衫，便是藉河。

我在南城根住时，藉河已非旧时模样，也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藉河风情线。市政府对藉河进行了综合治理。三期工程完成后，河道中的石块、杂物被清理干净。河道两侧，修成了人行步道，安了护栏，有些路段还铺设了塑胶跑道。步道内侧，修筑了花坛，栽种了各种花草。到了春夏时节，花团锦簇，尤为好看。

三期工程完成后，河道中的石块、杂物被清理干净。河道两侧，修成了人行步道，安了护栏，有些路段还铺设了塑胶跑道。步道内侧，修筑了花坛，栽种了各种花草。到了春夏时节，花团锦簇，尤为好看。

如今，全长约二十公里的藉河风情线犹如碧绿的腰带系在天水城区，它扮靓着这座城，滋养着这座城。

现在，我会抱着孩子，立于窗前，一起俯瞰藉河。看河道里芳草萋萋，河水因上游生态好转，变得清澈起来；看那几株高大的紫薇，开出了芬芳的花朵；看有人在河边钓鱼，一个下午一动不动，不知何时河里竟有了鱼；看某一天突然到来的野鸭，它们成群结队，在河中觅食、追逐，俨然成了河流的主人；看孩子们在健身器材上荡秋千，开心地笑着……

我依然会站在窗前看藉河。十多年了，藉河依然流淌，似乎未曾改变，但实际却几番变迁。它承载着人们过往的时光和故事，也记录着一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和日新月异的面貌。

我就那样看着窗外，看见了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。

再后来，也就是前几年，我来到了城市西侧，住上了楼房。楼房仍在藉河边，中间隔一条马路。新家在十六楼，房子南北朝向，透过卧室的窗户，藉河尽收眼底。

我刚搬到新家时，面对的这段藉河上修了一座便桥，名叫天慈桥。桥上立着几座白色凉亭，形如蘑菇，下方

图①：三官庙保护站管辖区域远眺。

图②：三官庙保护站管辖区域内的大白杨。

图③：三官庙保护站管辖区域内的大熊猫在涉水。

图④：三官庙保护站管辖区域内

的羚牛母子。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

大地